

特别策划·乡土记忆与文化重建系列之二

一剧一评 YIJUYIPING

定位清晰 非同质化 可持续性 特色小镇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内核

本报记者 高 爽

核心提示

说到古镇，人们首先会想到浙江的乌镇，江苏的周庄、同里，广西的黄姚，它们所体现出的历史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让游客流连忘返。古镇旅游的热潮，也令特色小镇的开发受到资本的青睐，各种特色小镇项目遍地开花。

然而，做出一个真正能够集聚人气、实现持续发展的特色小镇并非易事。如何探索出特色小镇的正确发展路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盘锦市盘山县新村村稻田里的雕塑。



盘锦市大洼区荣兴博物馆内景。

林松摄

入口是民族文化 出口是文化体验

沈阳市沈北新区正在建设中的“关东故里·锡伯古镇”项目，位于黄家街道腰长河村，就在国家级湿地公园——辽河七星湿地公园的南岸，通过村口的木栈道可以直达七星湿地的千亩荷花景区。刚刚开花，树还没绿，透过村边树林稀疏的枝条，隔着刚刚开化的村边小溪向村子里望，有种远离尘嚣的古意。

腰长河村是黄家街道北部长河村附属的自然村，全村49户、182口人，大多数是锡伯族。“选择在这里建设锡伯古镇项目，既是看中它的锡伯族文化传统，又因为村子紧邻七星湿地，村落布局相对封闭独立，很适合进行整体开发改造。”项目负责人苏振宇介绍说。项目充分发挥辽河七星湿地公园与锡伯族文化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农业+”的模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的深度融合，最终目的是要建成集文化体验、餐饮住宿、乡村旅游、亲子教育、医养健康、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在这个项目中，对锡伯族文化的整理和开发无疑是重要一环。作为城市规划设计师的苏振宇也是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锡伯族文化的魅力。“锡伯族万里戍边是与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并称的历史佳话。200多年前，锡伯族士兵带着妻儿共计4000多人，从盛京（今沈阳）出发，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完成了这一流芳青史的壮举。如今，锡伯族同胞每年春季都要采摘一种名叫‘乌珠穆尔’的野菜食用，就是为了纪念在西迁途中用野菜充饥的那段经历。”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苏振宇去了西迁锡伯族人的新疆聚居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考察，“他们传承着祖先保家卫国、勇敢尚武的传统，射箭人才辈出，察布查尔也因此被誉为‘射箭之乡’。他们仍然使用着与满族语言文字接近的锡伯族语言文字，为解读清朝满文档案培养了宝贵人才。”时至今日，每到农历四月十八，新疆的很多锡伯族同胞都会到沈阳锡伯族家庙举办纪念活动，逐渐形成了“西迁节”。2006年，“锡伯族西迁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此为出发点，锡伯古镇项目中融入了众多锡伯族文化元素：锡伯家宴、锡伯族全羊宴、富察氏火锅、西迁纪念馆、抹黑节、西迁节、“喜利妈妈”、锡伯族射箭技艺展示等。“入口是锡伯族文化，出口是文化体验，在文化旅游项目的每一个环节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在体验中感受锡伯族独特文化的魅力。”苏振宇说。

锡伯古镇项目也让腰长河村的村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更多的自信。村党支部书记费岐镇从部队退役后本来准备在城里发展，因为这个项目，他被吸引回村里。作为90后的年轻人，他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民族的文化，站在复原的锡伯族传统民居里，他自如地给记者展示着锡伯族“喜利妈妈”的传说和风俗，专业而且投入。

几年前项目启动时，村民们都盛装出席，在外务工的村民也纷纷赶回来，大家在村中心广场拍“全家福”，在自家的老房子前合影留念。现在，他们早已回迁到村里集中建起的联排别墅区，享受水、电、煤气入户的幸福生活。他们不仅是腰长河经济合作社成员，而且还是民宿的老板、小镇上餐饮摊位的经营者。只待春暖花开，游客到来。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自2016年起，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到2020年，共培育出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的小镇。在2016年公布的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中，就有包括辽宁的瓦房店市谢屯镇、东港市孤山镇、辽阳市弓长岭区汤河镇、盘锦市大洼区赵圈河镇在内的127个小镇入选。

2020年9月，沈阳市沈北新区举行文化旅游产业招商推介会，宣布将打造东部农业观光、西部历史文化、南部主题公园、北部生态湿地、中部温泉康养的沈北新区文化旅游产业“五大板块”，来构建全域旅游示范区。推介会上，相关负责人这样阐述沈北新区建设特色小镇的优势：

一是作为沈阳“城市后花园”的位置优势；二是两大文化优势，即锡伯族文化和辽河文化；三是生态优势——“辽河、蒲河等8条水系穿境而过，辉山、帽山、七星山巍然耸立，绿化率高达52%，拥有国家级湿地公园——辽河七星湿地公园，国家级水利风景区——蒲河生态廊道以及两个4A级景区、10个3A级景区、20个文物保护单位”。

比起正在建设的锡伯古镇，沈北新区的另一个特色小镇项目——“稻梦空间”早已先行一步。位于兴隆台镇的稻梦空间主题公园，以锡伯族文化为传承，

展现璀璨悠久的农耕历史；以稻米文化为创新，绘制震撼人心的世界最大稻田画……通过几年的发展，已经解决就业1100余人，带给农民直接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成为2020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取景拍摄地和首映礼举办地后，这里更是迅速升温，成了网红打卡地，2020年的游客数近30万人次。与此同时，在沈北新区，还有单家村、中寺村、孟家台村等特色村寨和精品民宿正在建设之中。

同样提出建设特色小镇、实现全域旅游的还有盘锦市。也同样是以文化为人口，深挖旅游文化内涵。盘锦市大洼区副区长长宋锦介绍，盘锦市大洼区的区域文化包括辽河口文化、湿地文化、稻作文化、石油文化、古渔雁文化、古镇文化等几大部分。通过挖掘这些民俗文化特点，大洼区提出了建设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魅力村庄的目标。赵圈河镇充分发挥毗邻“红海滩”的地理资源优势，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特色小镇”；新立镇以“认养小镇”为主题，建设“谷仓民宿”，并配有小型电影院、咖啡厅等服务设施；田家街道依托大堡子传统文化资源，主推国家、禅宗体验特色；荣兴街道则以“稻作文化”和“朝鲜族文化”为主题，建设稻作人家民俗村，通过推广“稻作文化”和“辽河口文化”，把田园野趣转化为发展资本，实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沈阳市沈北新区腰长河村锡伯族民俗展示馆内景。

高爽摄

没有灵魂的建筑永远只是一堆钢筋混凝土

特色小镇的建设方兴未艾，放眼全国，除了古镇和民族民俗小镇，还有遍地开花的数字文化小镇、众创小镇、互联网小镇……

然而，并非所有美好的蓝图最终都能实现，一些特色小镇同质化竞争，无法集聚人气导致后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2020年底举办的辽宁乡村振兴高峰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就特色小镇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元浦认为，特色小镇建设意义重大，能够弥合城乡差别，能够实现生态平衡，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能够为人们提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好去处，在人文关怀和传统继承的环境中丰富生命状态。但是，如果项目定位不清、运营不当，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我国特色小镇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与区域经济发展不适应，与人口流动规律和休闲趋势不适应，与产业发展不适应，与国际化趋势不适应；缺乏特色，缺少文化、缺少建筑特

色、缺少可持续发展动力；照搬照抄，“东施效颦”，一哄而上，千镇一面。

金元浦举了一个著名的投资巨大的失败案例：位于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总部经济城核心区域的龙潭水乡，投资20亿元，规模相当于周庄古镇，宣传语上冠以“成都清明上河图”“成都周庄”等称号，开业头3天，涌入了至少13万游客。但是仅仅4年之后，它就走向衰败，偌大的景区门可罗雀，成为一座“空城”。金元浦说，在这个案例中，最核心的问题出现在“做文化却没有文化”，除了建筑之外，文化的整理和呈现上是混乱的。在园内看不到任何与文化相关的内容。龙潭水乡真正的文化灵魂是什么，他们自己也不说清，“如果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是否有落地生根的必要和可能？定位不清、不准或者说根本没有定位，而只把目光放在建筑规划上，这是最无知的操盘，没有灵魂的建筑永远只是一堆钢筋混凝土。”

中国艺术管理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田川流从对乡村文化认识的角度来看

待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他认为，乡村文化由观念文化、公共文化、产业文化、审美文化等多个维度构成，观念文化是基石，公共文化是核心，产业文化是中坚，审美文化是拓展。目前在乡村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中，或多或少存在以下误区：忽视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核，弱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忽视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在乡村管理体制完善、新型生产关系建构、人际关系调适、乡村礼仪及伦理重建等方面缺乏力度，同时忽视人才的作用及培育；将文化建设与乡村主体农业产业分离，缺乏对本土经济文化发展态势的实际考量，未能实现文化精神及其相关元素与农业产业的有效对接；片面追求文化项目的建设速度和声势，以及文化设施的品类与档次，而忽视精神元素的渗透与现代文化品格的营造。“整合理念，提高认知，在建设提升的多层面上实现协同发展，已成为当下乡村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课题。”田川流说。



盘锦市大洼区荣兴街道的稻作人家民俗村。

林松摄

对原著小说 丰富的影视呈现 ——我看电影《刺杀小说家》

苏妮娜

电影《刺杀小说家》从传统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原小说作者双雪涛是辽宁沈阳人，近年来声名鹊起，作者本人很有影视化意识。我一直好奇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会是什么样子，从观影结果来看，它有丰富的解读面向和充分的话语空间，改编时的呈现令人惊喜，套句流行语，叫“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这些年，由玄幻叙事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有很多，观众大多是网文IP的粉丝，像我这种传统读者早就赶不上这样的时髦，所以并不是特别关注。不过《刺杀小说家》是个例外，因为它做到了这一点：故事是架空的，感受却未被架空。我觉得这就是玄幻故事一种很高级的状态——假作真时真亦假。

《刺杀小说家》是很不错的改编 是做加法的关系

小说原著《刺杀小说家》在《飞行家》这部小说集中并不抢眼，故事的结构、套路、题目似借鉴了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电影征用的一些元素也接近村上春树：譬如离婚后一个人晃悠悠没有方向感的中年男；比如与高科技背景建筑结对出现的冷酷美女等。作为小说单看并不出色，也不是说很差，只不过是简单而随意，像习作，但是作为影视作品底子却合格，因为提供了可供发挥表现的空间和有趣的架构。改编可以视为是原作者遇到导演，但只是一个人厉害还不够。好的改编就像好的恋爱，是原作者和二度创作者两方面彼此成全，差的改编就像坏的恋爱，原作者和二度创作者互相越界、较劲、涂改，最后把好的东西消耗掉，勉强勉强地撑下来。电影《刺杀小说家》是一次很不错的改编，是做加法的关系，这让我作为读者和观众都很舒心。

故事采用内外两层结构，外层是一个落魄男子关宁寻找女儿小橘子的故事，因为各种离奇的遭遇，有人承诺他只要杀死小说家路空文，就把孩子给找回来，这就是外层故事“刺杀小说家”的来历。它的内层故事就是路空文一直在网上直播的玄幻小说《弑神》，是少年空文复仇的故事。现在很多电影不断在叙事结构上出新，一部电影中讲述平行时空的两个、三个或者N个故事都不足为奇。讲述几个故事不重要，每个故事的内核是否复杂也不重要，关键是这些平行故事的嵌套、扭结、连接的方式是否新奇以及有效。比如回忆，不停闪回的回忆，这就是人生经历互相嵌套的方式，当然这是最简单的。稍微复杂一点的，比如梦境，再复杂一点的，比如故事的讲述、游戏的设定。所有这些都不稀奇。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就是讲述一个男子在画家朋友家小住遇到了奇幻怪事与他的一幅名画《刺杀骑士团长》画面潜藏的故事不停追溯这两个层面的故事。大导演诺兰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信条》征用时间伸缩、梦的植入、空间虫洞理论来结构平行的故事。《刺杀小说家》采用的是在故事里讲故事，也就是嵌套的方式。

我们熟知罗伯特·麦基的著名观点“故事是生活的隐喻”。但是，到了《刺杀小说家》中，故事不再满足于隐喻，而是成了生活的引擎；故事中出现的女孩小橘子牵动了故事外的关宁，迫使他改写结局——这个基本设定中也有原作者双雪涛作为小说家的一种自我调侃。调侃的正是文学改变现实的野心：小说家被赋予了无上的权力，创造规则，创造世界，创造神，然后又弑神，最后再用无厘头的规则打烂这个凭空造出来的世界。故事中的角色跳出跟创作者讨价还价，而不再把命运交给创作者。这样的杰出文本还有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双雪涛是经典文学的读者和创作者，经典文学的编码与流行文本的编码遵循不同的规律，《刺杀小说家》的写作，带着借鉴或者叫“超链接”的性质，其思路的由头，是属于经典文学的。

好的故事母本与全方位的呈现 二者缺一不可

电影叙事中的象征和喻体是如此扎眼，某种程度上，是以我们身边熟悉的元素重组、拼贴、移植，这属于“以实写虚”，是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的手段；你明知道是在编故事，却让你处处看懂，事实上，看懂了，也就有几分相信，也就难免有几处被“戳中”。视听层面的元素设计也相当考究，有层次，更有深层次的意蕴。例如少年空文、云中城和赤发鬼的设计：

少年空文从死人身上扒下黑黢黢的盔甲穿在身上，揣着烧饼，潜入云中城，去寻找杀父的王者——这故事非常有《铸剑》的味道。

我们跟随空文潜入云中城，城中人已经陷入迷狂的仇杀，他们的头人一头红发，恨他的人叫他赤发鬼，追随者称其为“上人”，赤发鬼已经凡人圣，受人膜拜，平素坐卧如佛，已经自行封神——所以这故事叫《弑神》。赤发的身形肢体类似于巨灵神，形象类似于力士、金刚，他的眉间插入一把刀，刀身没入，刀柄上依稀有昔日故人的名字。沿着这刀身，赤发的脸分为两半，一半低眉垂目，像深思又像在打瞌睡，懒得见世间事；另一半不怒自威，是愤怒和威严结合的战神，能分分钟把生灵捏成齑粉。这双重面孔，又隐喻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合一。

电影对原著的改编中还有另一处精彩超越，就是活盔甲的设计与呈现。且不说那复杂的交互动作与空间想象力完美应用了李安在《双子星座》中所做的实验性突破，仅仅就性格来说，活盔甲也与《千与千寻》中的无脸男一样，尽管没有脸，但却有表情。即便是一副无脸的铠甲，也有成长与发展，不仅仅是“工具人”。以至于不管你接受或不接受故事逻辑本身，都能从电影的表现层面相信并确认它。表层意识说，我在看一个架空时空的故事，可是潜意识中却被唤醒和击中，这恰是成功的二度创作的一个表征。

导演路阳给我的印象是，作业工整，完成度很高。他是那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类型，他拍出来的《绣春刀》等作品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者心中有十，手中出来为五，为他人所看到和接受的仅为二三而已，这是人生常态。路阳厉害在把所知所想更多地表达和实践出来，这需要很强的坚持和执行力。

其实，自从《流浪地球》有了出色的影视呈现之后，人们一直期待着这个类型能有更好更新的表现，而这《刺杀小说家》体现了这种可能性。总而言之，好的故事母本与全方位的呈现，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系《艺术广角》副主编）